

科幻小說／倪匡著

尋夢





倪匡著

尋夢

無窮的宇宙，無盡的時空，
無限的可能，與無常的人生
之間的永恒矛盾，從這顆腦
袋中編織出來。

金庸 於1982、83年之間

尋

夢

倪匡科幻小說集 Y ㉔

著者	倪	匡
發行人	沈	登
出版者	遠景出版事業公司	
	台北郵局26-1451號信箱	
	郵撥：0765255-8	
發行所	遠景出版事業公司	
	台北市敦化南路505號5樓之一	
	電話：705-3156・705-3195	
	傳真：706-9880	
總經理	嘉興書局有限公司	
	台北市樂業街152號	
印刷所	松明印刷廠有限公司	
	台北縣板橋市仁化街84號	
定價	新台幣100元	港幣15元
初版	中華民國70年10月	
八版	中華民國79年3月	

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0105號

遠景版權・翻印必究

ISBN 957-39-0078-5

楊立羣感到極度的不安和急躁。令得他焦躁不安的，不是他昨天決定的一項投資，在二十四小時之後，看來十分愚蠢，一定要令他虧蝕；也不是因為今天一早，就和妻子吵了嘴，更不是因為辦公室的冷氣不夠冷。

令得楊立羣坐立不安的是那一個夢。

每一個人，在睡着了之後，都會做夢，楊立羣也不例外，那本來是絕不值得焦躁的事。而且，楊立羣本來不是一個容易坐立不安的人，他有着冷靜的頭腦，鎮定的氣度，敏銳的判斷力，豐富的學識，這一切，使得他的事業，在短短幾年之間就進入顛峯，而這時，他不過三十六歲，正是一個高度商業化社會中的天之驕子，叱咤風雲，名利兼具，是一個極成功的典型，社會公衆欣羨的對象。

要命的是那個夢！

楊立羣一直在受這個夢的困擾，這件事只有他自己一個人知道，從來也沒有對任何人說起過。所以，當他的女秘書拿着一疊要他簽字的文件走進來，忽然聽到他大喝一聲：「快出去，別來煩我！」之際，嚇得不知所措，以致將手中的文件，全都跌到了地上。

楊立羣甚至煩躁得不等女秘書拾起文件來，就一疊聲喝道：「出去！出去！出去！」

當女秘書慌忙退出去之際，楊立羣又吼叫道：「取消一切約會，也不聽任何電話，一直到我再通知你為止！」

女秘書睜大了眼，鼓起了勇氣，道：「董事長，上午你和……廖局長約會……」

楊立羣整個人傾向前，像是要將女秘書吞下去一般，喝道：「取消！」

女秘書奪門而逃，到了董事長室之外，仍然在喘着氣，因為剛才楊立羣的神態，實在太可怕了。不但神態可怕，而且女秘書還可以肯定，在楊立羣的身上，一定發生了極不尋常的意外。和廖局長的約會，是二十多天之前訂下的，爲了能和廖局長這樣和楊立羣企業有着直接影響能力的官員見面，女秘書知道，楊立羣不知託了多少人，費了多少精神，這是近半年來，楊氏企業公司董事長一直在盼望着的一件大事。可是如今，董事長楊立羣却吼叫着：「取消！」

女秘書抹了抹汗，去奉行董事長的命令。

她決計想不到，楊立羣所以如此失常，全是爲了那個夢！

楊立羣是什麼時候開始做這個夢的，連他自己也記不清楚了。那是他還在童年時候的事。

他第一次做這個夢，並不覺得有什麼特別，醒來之後，夢境中的一切雖然記得極清楚，一個七八歲的小孩在做了一個夢之後，是不應該保持這樣清醒的記憶的，可是這個夢却不同。

楊立羣在那個年紀的時候，除了那個夢之外，自然也有其他的各種各樣的夢，別的夢，一醒來就忘記了，而這個夢，他却記得十分清楚。

正因爲他將這個夢記得十分清楚的緣故，所以，當這個夢第二次又在他熟睡中出現之際，他立即可以肯定：我以前曾做過這個夢。

第一次和第二次相隔多久，楊立羣自己也不記得了，可能是一年，也可能是大半年，也可能超過一年。以後，又有第三次，第四次，一模一樣的夢境，在夢境中，他的遭遇一次又一次重複

着。

隨着年紀漸漸長大，同樣的夢，重複的次數，也變得頻密起來。楊立羣可以清楚地肯定，當他十五歲那年生日，接受了一件精緻的生日禮物，一本十分精美的日記簿以來，他就有了記日記的習慣。於是，每當他又重複一次那個夢之際，他發現，第一年，做了四次，第二年，進展為六次，接下來的十年之中，每個月一次，然後，情況變得更惡劣，同樣的夢，出現的次數更多，三十歲以後，幾乎每半月一次，而近來，發展到每星期一次。

每個星期一次，重複着同樣的夢境，這已經是幾乎叫人精神崩潰的事情，尤其是這個夢的夢境，極其不愉快，幾乎在童年時，第一次做了這個夢之後，楊立羣就不願意再做同樣的夢。

但是，近一個月來，情況更壞了，到最近一個星期，簡直已是一個人所能忍受的極限。由於完全相同的夢境，幾乎每隔一晚就出現，以致令得楊立羣有自己一個人，已分裂成兩個的感覺：白天，他是楊立羣，而晚上，他却變成了另一個人，有着另外的遭遇。

前晚，楊立羣又做了同樣的夢。

昨晚，楊立羣在睡下去的時候，吞服了一顆安眠藥，同時他在想：今晚應該可以好好睡一覺了，昨天才做過這樣的夢，今晚不應該再有同樣的情形，情形到了隔一天做一次同樣的夢，已經够壞了，不應該每天晚上都做同樣的夢。當楊立羣想到這一點時，他甚至雙手合什，祈求讓他有一晚的喘息時間。

可是，他最害怕出現的事，終於出現了。那個夢，竟然又打破了隔一天出現的規律，變成每

天晚上都出現。

昨晚，當楊立羣在那個夢中驚醒之際，他看了看床頭的鐘，是凌晨四時十五分——多少年來，幾乎每一次夢醒的時間全一樣。楊立羣滿身是汗，大口喘着氣，坐了起來。

他的妻子在他的身邊翻了一個身，咕噥了一句：「又發什麼神經病？」

楊立羣那時的精神狀態，緊張到了極點，一聽得他妻子這樣說，幾乎忍受不住衝動，想一轉身，將雙手的十根手指，陷進他妻子的頸中，將他的妻子活活捏死。

楊立羣總算忍住了這個衝動，儘管他的身子發着抖，雙手手指曾因為緊握而格格作響，他總算強忍了下來。從那時候起，他沒有再睡下來，只是半躺着，一支接一支吸着煙。

然後，天亮了，他起身，甚至不進行他每天早上一定要進行的運動。

他和妻子的感情，在去年起已經開始有變化，他也儘量避免接觸他妻子的眼光，同時還必需忍受着他妻子的冷言冷語，包括「什麼人叫你想了一夜」之類。

那令得楊立羣的心情更加煩躁，所以當他來到辦公室之後，他幾乎已到了可以忍受的極限。當女秘書倉皇退出去之後，楊立羣又喘了好一會氣，才漸漸鎮定了下來。

他的思緒，集中在一件事上，那件事，就是那個夢。

楊立羣可以肯定，一般人做夢，是絕少有同樣的夢境的。而同一個夢，一絲不變地每一次都出現，這更是絕少有的怪現象。

楊立羣曾受過高等教育，他也想到，在這樣的情形下，他需要的是一個好的心理醫生。

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氣，埋怨自己，在隔天出現這樣的一個夢之際，就應該去找心理醫生了，

何必等到今天。

一有了決定，楊立羣更鎮定了下來，他按下了對講機，聽到了女秘書猶有餘悸的聲音，吩咐道：「拿一本電話簿進來。」

女秘書立刻戰戰兢兢拿了電話簿進來，一放下，立刻又退了出去。楊立羣翻着電話簿中的醫生一欄，隨便找到了一個心理分析醫生。

楊立羣真是隨便找的，在心理分析醫生一欄中，至少有超過六十個人名，楊立羣只是隨便找了一個。他找到的那位心理分析醫生叫簡雲。然後，他就打了電話，要求立刻見簡醫生。

這是一種巧合。如果楊立羣找的心理分析醫生不是簡雲，我可能根本不會認識楊立羣，也不會知道楊立羣的怪夢，當然也不會有以後一連串的事。

可是楊立羣偏偏找了簡雲。

我本來也不認識簡雲，認識簡雲還是最近的事——經過講起來相當有趣，但不屬於這個「尋夢」的故事範圍之內——我認識了簡雲之後，由於我們對同一的心理現象有興趣，所以才會經常在一起。

我和簡雲都有興趣的問題是：男性進入中年時期之後，更年期的憂鬱、苦悶，是不是可以通過環境的轉變而消失。

這本來是一個相當專門的心理學、生理學相連結的研究課題。簡雲可以說是這方面的專家，我本來是沒有資格和他作共同研究的。

但是……

我提出了一個新的見解，認為男性更年期，在生理學上來說是根本不存在的，純粹是心理學上的問題，而且還和慣性的優裕生活有關。簡雲表示不同意，這才使我和他一起，每天花一定的時間，在他的醫務所中，以「會診心理學家」的身份，和他一起接見他的求診者。

這個研究課題是相當沉悶的，不準備多說，和以後所發生的事也沒有多大的關係，我只是說明，何以那天上午，當楊立羣進來之際，我會在心理分析專家簡雲的醫務所之中而已。

楊立羣的電話是由簡雲的護士接聽的，護士立時通知了簡雲。那時，我和簡雲，正在聆聽一個中年人，聽說他和他妻子之間，在結婚三十年之後，如何越來越隔膜的情形，護士進來，低聲說道：「簡博士，有一位楊立羣先生，說他有十分緊急的情形，要求立刻見到你！」

簡雲皺了皺眉，別以為心理分析醫生不會有什麼急症，一個人的心理上，若是受到了嚴重的創傷，需要緊急診治的情形，決不會在身體受到嚴重創傷的程度之下。

所以，簡雲向那個中年人暗示，他有緊急的事情要處理，那個中年人又嘮嘮叨叨講了十來分鐘，才帶着一臉無可奈何的神情離去。

中年人離去之後，門鈴響，腳步聲傳來，護士推開門，楊立羣走了進來。

這是我第一次看到楊立羣。

楊立羣將上衣掛在臂彎上，我從來也未曾見過一個神情如此焦躁不安的人過。

他高大，也可以說是英俊，可是這時，不單雙眼失神，而且滿面全是因為汗珠而泛起的油光

。他進門之後，先望了望我，又望了望簡雲，想要開口，可是却沒有發出聲音來。

這種情形，不必說是一個心理分析醫生，就算是一個普通人，也可以看得出這個人是如何地滿懷心事，焦躁不安，需要幫助。

簡雲先站了起來，道：「我是簡雲博士！」他又指着我，道：「這位是衛先生，是我的會診助手。」

楊立羣點着頭，伸手在臉上抹拭着。

這時，簡雲已從一個冰筒中取出了一條毛巾給他抹臉，我也倒了一杯冰涼的酒給他。

楊立羣在喝了酒，抹了臉之後，看來神情已經鎮定了許多。簡雲請他在一張舒服的躺椅上躺下來。一般來說，來求教心理醫生的人，都是在這張躺椅上躺着，然後將自己的心事說出來的。可是楊立羣在躺下之後，忽然又坐直了身子，而且堅決不肯再躺下來。

楊立羣的年紀還輕，顯然還未曾到達男性更年期的年齡，我雖然看出他的心境極感不安，可是在這個大城市中，和他有同樣心情的人不知有多少，那也引不起我的興趣來，所以我已經準備告辭了。

在我還未曾出聲告辭之際，簡雲正在向楊立羣作例行的問話，楊立羣的聲音很大，道：「別問這些，告訴我，是不是有人——」

他說到這裏的時候，已經禁不住喘起氣來，但是聲音還是十分急促，又急急地道：「是不是有人，老是會做同一個夢，夢境中的遭遇，全是一模一樣的？」

我一聽得楊立羣這樣說，心中「啊」地叫了一聲，立時打消了離開的念頭。

我所以在突然之間改變了主意，理由講起來相當複雜，以後我自然會詳細解釋明白。簡單地說，因為在不到一個月之前，有一個人向我問過同樣的話。

我本來已走向門口，這時，轉回身，在一張椅子上坐下來。

簡雲皺了皺眉，略托了一托他所戴的那副黑邊眼鏡，這兩下動作，全是他的習慣性動作。他的聲音聽來相當動人，誠懇而有說服人的力量。

他道：「做同樣的夢的例子很多，不足為奇。」

楊立羣仍然喘着氣，道：「一生之中不斷做同樣的夢，最近發展到每天晚上都做同樣的夢，都受同樣夢境的困擾，也不足為奇。」

我陡地又直了直身子，我相信在那時候，我臉上的神情，一定奇訝之極。至於我何以會忽然大受震動，原因也很複雜，以後自然會詳細地說明。如今簡單地說，就是我在不到一個月之前，有人向我說過幾乎同樣的話。

我在震動了一下之後，看到簡雲又托了托眼鏡，像是一時之間，不知道該如何回答才好，我忍不住脫口道：「是的，可以說不足為奇，我知道有一個人，和你一樣！」

楊立羣立時向我望來，帶着一臉困惑的神色。簡雲也向我望來，有着責備的意味。我忙向簡雲作了一個手勢，表示我不會再胡亂揀言，由他去應付他的求診者。

簡雲沉默了片刻，說道：「一般來說，夢境是一種虛無縹緲的存在，不至於會給人帶來心理上的困擾。」

楊立羣苦笑了一下，說道：「從童年時代開始就做這樣的夢，不知道做了多少遍，現在甚至每天晚上都做，那還不會帶來心理上的困擾？」

簡雲的聲音聽來很平靜，道：「聽你這樣說，在這個夢境中，你的遭遇，好像很不愉快？」楊立羣又急速地喘起氣來，在他喘息期間，我注意到，他不但現出十分厭惡、恐懼的神情，而且，連額上的青筋，也綻了出來。

雖然他沒有直接回答簡雲的這個問題，但是他的神情，等於已經回答了問題，在這個夢的夢境之中，他的遭遇，看來何止不愉快，簡直是可怕之極。

簡雲向楊立羣作了一個手勢，道：「或許將這個夢講出來，你心理上的負擔會比較減輕。」楊立羣口唇掀動着，雙眼有點發直，仍然一點聲音也不發。

簡雲用近乎催眠師用的那種沉厚的聲調，道：「你既然做過同樣的夢許多遍，夢中的經歷，你一定記得的，是不是？」

楊立羣的身子開始發抖，聲音聽來也十分乾澀，像是硬逼出來的一樣，他的回答，聽來不像是人發出來，而像是某一種機器發出來的一樣，他道：「是的，我當然記得，每一個細節我全記得。」

簡雲又道：「你一定從來也未曾對任何人講起你的這個夢？」

楊立羣用同樣的聲調道：「是的。」

簡雲的目的，是要楊立羣講出他在夢中的遭遇來，可是他畢竟是一個心理學家，他也看出楊

立羣並不是很願意這樣做，所以他並不催促楊立羣快點講，只是採取一種誘導的對話，要楊立羣自己講出來。

他又道：「其實你早該找一個人，對他說說你在夢中的遭遇。」

楊立羣的神情更苦澀，道：「那……有什麼用！」

簡雲立時說：「你越是將這個夢當作秘密藏在心裏，就越是會時刻記着它，這或許就是你不斷重複同一個夢的原因，如果你講了出來，有可能秘密一公開，以後可就再也不會做同一個夢了。」

楊立羣「哦」地一聲，神情像是有了點希望。看他的情形，真是給這個夢折磨慘了。他又呆了一會，在簡雲的示意下，終於在那張躺椅上躺了下來。

他躺了下來之後，又開始急速地喘氣，簡雲仍然不催他，過了好一會，簡雲才安靜地說道：「夢一開始的時候，你是在——」

簡雲的引導起了作用，楊立羣立即接下去道：「夢一開始的時候，我是在走路，那是一條小路，路兩旁全是樹，那種樹，我一生之中，除了在夢境中之外，從來也沒有見過，那種樹……」簡雲聽到這裏，可能是感到楊立羣敘述這種樹的形狀是沒有意義的，所以他的身子向前略俯了俯，像是想打斷他的話頭，我立時拉了拉他的衣袖，示意他由得楊立羣講下去。

簡雲向我望了一眼，顯然他不明白我阻止他打斷楊立羣敘述的意思，在這時候，我自然也無法向他作詳細的解釋，我只好向他作了一個手勢，示意他聽從我的意見。他向我作了一個無可奈

何的神情，所以，楊立羣的話並沒有被打斷。

楊立羣對那種樹，顯然十分疑惑。我也相信他真的從來未曾看到過這樣的樹，這一點，從他遲疑的形容中，可以聽出來。

他繼續道：「這種樹的樹幹並不是很粗，但是很直，樹幹上呈現一種褐灰色，有着粉白的感覺。樹葉是……心形的，葉面綠色，可是當風吹過來的時候，葉底翻過來時，却是一種褐灰色。」

楊立羣講到這裏，略頓了一頓，才又道：「這是什麼樹，我一直不知道。」

我聽到這裏，嘆了一聲，道：「如果你肯稍為花點時間，去查一查植物圖譜的話，你就可以發現，那是一種極普通的樹，在中國的北部地區，幾乎隨處可見，那是白楊樹。」

簡雲見我和楊立羣忽然討論起樹來，有點忍無可忍的感覺，因為他迫切需要楊立羣講出他的夢境來，像一條小路旁的是什麼樹，在簡雲這個心理分析專家看來，是全然無關緊要的！

他揚起手來，想阻止我們繼續討論下去，可是我立時又將他揚起的手壓了下來。

簡雲的神情極不耐煩，楊立羣倒像是很有興趣，道：「哦，那樣說，我做夢所在的地方，是中國的北方？」

我道：「那也不一定，白楊的分布地區極廣，在歐洲、北美洲也有的是。」

楊立羣搖了搖頭，道：「不，我知道那是在中國，一定是在中國。」

簡雲真是忍無可忍了，但是他總算還維持着一個心理分析專家的優雅，道：「請你繼續說下

去。」

楊立羣道：「我在這樣一條兩邊全是樹的小徑上走着，心裏好像很急，我一直不敢肯定自己在夢裏爲什麼會有那樣焦急的心情，我好像是急着去看一個人——」

他講到這裏，頓了一頓，向我和簡雲兩人作了一個手勢，以加強語氣。他道：「我在夢中見到的一切，全都可以記得清清楚楚，但是在夢中所做的一些事，爲什麼要這樣做，却始終是迷迷糊糊的。」

簡雲「嗯」地一聲道：「很多夢境，全是那樣的，你剛才說，你在夢中急急趕路，是要去見一個人。」

楊立羣道：「好像是要見一個人。」

簡雲沒說什麼，只是示意他再講下去。

楊立羣停了片刻，才又道：「在那條小路的盡頭，是一座相當高大的牌坊，牌坊上面，刻着『貞節可風』四個字，那是一座貞節牌坊，可能年代已很久遠了，牌坊的下半部，石頭已開始剝蝕，長滿了青苔。穿過這座牌坊，我繼續向前走，前面是一堵灰磚砌成的牆，不很高，牆上也全是青苔，我沿着牆走，轉過牆角，有一扇門，看來是圍牆的後門。」

楊立羣講到這裏，我已經忍不住發出了一下如同呻吟一樣的聲音來。

簡雲向我望來，現出十分吃驚的神情，道：「你怎麼啦？臉色那麼難看。」

我連忙吸了一口氣，伸手在臉上撫摸了一下，道：「沒有什麼，我很好。」接着，我望向楊

立羣，示意他繼續講下去。

楊立羣顯然沒有留意我的神情如何，也未曾留意到何以我會發出呻吟聲來。他繼續道：「那扇門，是木頭的，很殘舊了。門虛掩着，不知道爲什麼，我來到那扇門前的時候，心中會感到十分害怕，可是我還是推開門，走了進去。」

他講到這裏，又停了一停，才又強調道：「每次我來到門前，都十分害怕，也每一次都告訴自己：不要推門進去，可是每一次，結果都是推門進去的！」

簡雲沒有表示什麼意見，只是「嗯」了一聲。

楊立羣繼續道：「一推門進去，是一片空地，空地上放着許多東西，有的，像圓形的石頭，我知道那是一種古老的石磨，我還可以叫出另外一些東西的名稱來，例如有一口井，井上有一個木架子，木架子上有轆轤，有水桶。可是還有一點東西，我却根本沒有見過，也不知道那是什麼東西。」

我問道：「例如哪些東西？」

楊立羣用手比劃着，道：「有一個木架子，看來像是一個木槽，也像是放大了許多倍的鞋櫃子，裏面有很多厚木片，放在一個牆角上。」

我喉間發出「咯」的一聲，那是我突如其來吞下了一口口水所發出來的聲音。

簡雲的忍耐，看來到了極點，他說道：「我看還是別打斷敘述的好。」

我立時道：「不！我要弄清每一個細節問題，你會知道我爲什麼要這樣做，因爲事情非常特

殊。像楊先生剛才講的那個東西，你能知道那是什麼？」

簡雲憤然道：「當然不知道，連楊先生也不知道，我怎麼會知道，你知道嗎？」

我的回答，是出乎簡雲的意料之外的，我立時道：「是，我知道。」

簡雲用一種奇怪的神情望着我，像是看起來，我是神經病一樣。楊立羣也以同樣的眼光望着我，我不由自主嘆了一聲，道：「那是一具古老的榨油槽，那些木片，是要來一片一片，用力敲裂槽去，將排列在槽中的蒸熟了的豆餅，擠擠出油來之用的。」

楊立羣急促地眨着眼，簡雲不住托眼鏡，一臉不信的神色。

楊立羣反問我，說道：「我的形容不是很詳細，何以你會這樣肯定？」

我道：「其間的緣故，我一定會對你說，不過不是現在，現在，請你繼續說下去。」

楊立羣遲疑了片刻，道：「請問我這個夢，究竟代表了什麼？」

我道：「在你未曾全部敘述完畢之前，我無法作結論，所以請你繼續說。」

楊立羣又呆了片刻，才道：「那片空地，看來像是一個後院，我一進了後門，就走得十分急，以致在一個草包上絆了一交，那草包中裝的是黃豆。」

楊立羣道：「我絆了一下之後，豆子給我踢了出來，我腳步不穩，踩在豆子之上，又向前滑了一交，跌在地上，令得一隻在地上的木輪，滾了出去，撞在前面的牆上，發出了一下聲響。」

楊立羣苦笑了一下，道：「每次都是一樣。」

我點了點頭，沒說什麼。